

Z姑娘作为一所政法大学分院学生志愿者协会会长,既要自己做好一名志愿者,又要承担大量组织工作,被评为年度先进顺理成章。当我们摄制组把采访的镜头对准她,耳边传来“stop”紧急叫停的通知。

有人举报Z姑娘参加志愿服务“动机不良”,“不赚钞票的志愿服务她坚决不做”。志愿服务大都是无偿的公益服务,“不赚钞票坚决不做”,显然违背志愿服务的精神。这样的志愿者不只是不能评先进,更没有资格当会长。难道说,当今的90后真是这样崇尚物质的一代?

我想借机探究一下这位姑娘的心理。于是,采访继续。

现在的小青年胆子蛮大的,说到钞票一点不怕难为情。Z姑娘坦然承认自己最近与两个地方的志愿服务中止合作,原因是“他们不给钞票”。一个是长途车站,为缓解节假日服务人手紧张,网上公开招聘志愿者,并明码标价,承诺每天津贴30元钱。另一个旅游景点,公开招聘陪同外宾游览的翻译志愿者,说好每天津贴50

元。Z姑娘放弃半年多节假日休息,在这两个地方提供志愿服务,结果却是“颗粒无收”。她去电话催问,对方吱吱唔唔,找种种借口推托。一气之下,姑娘与他们断交了。

我不禁同情她了。志愿服务除了无偿服务(有些是自己贴钱的服务),也包括组织者自愿承担的抵偿服务。这个“抵偿服务”,一般是指标大幅度低于社会的劳动力价格,是一种仅可以消化公益劳动者部分成本,不以赢利为目的的服务。现在劳动力市场的价格也在“水涨船高”,连打临工的家政服务也一小时不低于20元,一个大学生参加汽车站服务、到景点当翻译,一整天也只有三五十元,这叫什么“赚钞票”?这点津贴大概也就够志愿者来回乘两趟公交与一顿盒饭吧。然而,就这么一点低得可怜的“津贴”,还赖账,太不应该了。

我不相信,长途汽车站、旅游景点拿不出三五十元。恐怕是他

们压根儿就不想支付,以为志愿者提供服务可以不要钱,为节省一点点“成本”,不惜“食言”,欺骗了莘莘学子。他们破坏自身诚信形象的同时,伤到了志愿者的尊严。而尊严,“对人来说,最重要的东西”。

至此,我理解了姑娘的“计较”。她毅然结束这两个地方的志愿服务,并不是为了“赚钞票”,而是捍卫自己的尊严。诚然,志愿服务本来就是无偿的,如果组织者承诺支付津贴,就应该兑现,做人做事不能这样言而无信。今天,正是多多少少这种“言而无信”,导致社会道德失信缺失。

试想,如果姑娘的父母一辈遭遇这种言而无信的事情,十有八九可能因为怕人家误解为“一切向钱看”等,敢怒而不敢言,只好放在肚皮里生闷气,还可能碍于情面,“忍气吞声”再去勉强应付几下。这在活得太累了。你看,今天的90后多爽,为维

护自尊,当机立断,铁面无情。比起老一辈,90后更懂得人生尊严的重要及敢于自觉为此抗争,他们的观念已经“现代化”,他们绽放的人格力量,显示了社会文明的进步。

我觉得这位姑娘还是善良、宽容的。只要手指动一动,向劳动仲裁机构投个诉,而且肯定胜诉,这对于一个学法律的大学生是一桩“熟门熟路”的事情。然而,她没有这么做。

幸好志愿者的年度评选机构没有偏听偏信,Z姑娘最终还是光荣当选先进。在我们周围,时常有一些凭“断章取义”,评价一些人或一些事,没有不出错的。假如当初将“举报”当作“真凭实据”,取消姑娘人选资格,岂不是冤枉了她?进而,倘若以此为最新依据,指证90后就是物质至上,不就要加深社会的偏见?这不仅冤枉一个Z姑娘,还将造成90后一代人的“沉冤”苦等后人昭雪。

岁末年初,每个机构都在评先进,组织者不仅要作风精细,还要观念更新。

差点冤枉她

烁渊



边看边聊

明人明言微语录

个性的打磨

安凉

年轻时,不要只想着个性,有时候,比个性更重要的是韧性。

只有在坚韧不拔中磨砺出的个性,方为真正的特质和性情。

个性应该成为一种独特的魅力,而不是令人生厌的明显的缺陷。

真正的个性不是对自我情绪的放纵,它是在自我磨砺中锻造的、承受得住世态炎凉、耐得住孤寂和隔绝的独特品性。

个性并非是棱角和奇形怪状的代词,它是莽莽山体清晰的轮廓和纹理,是混沌的灰褐中,走出的一条刻痕一般蜿蜒的人行羊迹。

一枝独放,是一种个性,但容易被风雨摧折,而在万花丛中奇葩绽放,那一份鲜妍别致总见醇厚久长。

无法容忍个性诞生的共性,其共性本身也一定是人性无法容忍的。

个性对一个成熟人来说,是极为重要的标志,但我还是要说,不要过分张扬你的个性,让它不为显露而显露,让它在自然中见自然。

当个性全无,你这一个要么消失了,要么只留下一片模糊。所以个性勾勒的,是你独一无二的自画像。

有魅力的个性,首要的就是自信。而缺乏自信的个性,如同泥雕土塑一样,随时都会倾倒瓦解。

不要寄希望别人都会宠你。宠出来的个性,只是脆弱的玻璃,一场风言风语,就可能让它碎成一片,再无机会站立。

你一味坚持你那未经岁月打磨的个性,生活会告知你,也许那个实际上一文不值。

你,也许那个实际上一文不值。

你握过父亲的手吗?我没有。我想握,没有由头,没有机会,也不好意思,但是我每一次都是认真看的。

每次回老家,第一眼见到父亲,总要给父亲递一支烟。我的妻子见状就说,什么都可以给的,为什么要给爸爸抽烟呢?

我当作不听见:父亲八十多岁了,这烟呀,抽了一生,到这个年纪还能改吗?这年纪改掉这一生的习惯,肯定要出大事的。这是什么大事?我知道,妻子知道,所以妻子是说归说,我是做归做,大家心里不期望大事发生。

父亲也从来没有拒绝过我给的香烟。

那天回家,父亲在灶后烧火,我走进客堂,直接到了灶边上,抽出香烟,给父亲。父亲看见了,立即将灶膛塞柴的双手停下,双手相拍后将右手伸出来,满脸绽笑,站起,准备接烟。这动作,在我看来过于隆重,因为我

是父亲的儿子,但父亲愿意这样做。

我抽出烟,倒过烟嘴的那头,三指夹烟,递上了父亲的手。

这回,我仔仔细细地看清了父亲的手。

父亲的手很大很大,手指很粗很粗。手指指节间,有的地方开裂,口子有大有小,小的印痕很红,大的有点血丝的样子,看上去有点吓人;两手的大拇指都用白色胶布一圈圈地包着,胶布几天不换了,已经变黑了。整个的手,有点干瘪的样子,手背上的肉有点灰,墨色的斑痕比较多。指缝很大,不均匀;指甲毫无光泽,指甲里还渗有洗不掉的乌黄颜色;手背的皮肉起了皱皮,一层又一层,确实是没有弹性了。

这是一双劳动的大手。

看着父亲的手,我内心翻腾,也不知如何说。

父亲的手父亲自己用着、护着。母亲也护着。开裂特别大时,母亲拿出金霉素软膏给涂上,那是软化开裂的疮口而用;有时也用百雀羚、蛤蚧油涂着,但很难奏效。这是必然的,因为父亲的手,只有晚上睡觉后才会得到几个小时的休息,用以保养的时

间实在太短太短了。

几十年在土地上风雨劳作,这手就是这个样子,永远了。

父亲挥了挥手,自言自语:人老了,手也老了,会做生活就对了。

在旧金山机场,查验了护照,我来到了她面前。

黑人女子瞪了我一眼,示意我脱下外套,把身上的各种卡、钱、手机、钥匙等金属物,一并放入安检处的网盘里,口袋已空无一物。

安检官是位黑人女子,年龄四十上下,黑亮黑亮的脸,略显肥胖的身材,个子又矮,往安检处那么一站,犹如一尊黑铁塔。我们两个俯首帖耳,谁敢不听她的指挥。

旧金山的安检有点特别:既不像卡塔尔多哈机场的安检员在你身上摸法摸法,也不像前天我进入美国纽约首次安检时,安检员拿了一根羽毛球拍那样的东西,从头到脚把我“扫射”一遍。黑人女子只是叫旅客在安检处两边的两堵“墙”的中间慢慢“走”一回。

她让我在这“走廊”里那么来回地走,一共走了三遍,仍然没有让我通过。

全团只剩下我一个人了,黑人女子就是不让我过去。我不知有多少次了,过五关斩六将,缘何今次通不过呢?

大概黑人女子嫌我阻挡了安检通道,板起面孔,用动作与眼神表示:“到一边去!”可我偏不让,像一堵墙似的挡在

她面前。

黑人女子瞪了我一眼,示意我脱下外套,把身上的各种卡、钱、手机、钥匙等金属物,一并放入安检处的网盘里,口袋已空无一物。



间实在太短太短了。

几十年在土地上风雨劳作,这手就是这个样子,永远了。

父亲挥了挥手,自言自语:人老了,手也老了,会做生活就对了。

在旧金山机场,查验了护照,我来到了她面前。

黑人女子瞪了我一眼,示意我脱下外套,把身上的各种卡、钱、手机、钥匙等金属物,一并放入安检处的网盘里,口袋已空无一物。

安检官是位黑人女子,年龄四十上下,黑亮黑亮的脸,略显肥胖的身材,个子又矮,往安检处那么一站,犹如一尊黑铁塔。我们两个俯首帖耳,谁敢不听她的指挥。

旧金山的安检有点特别:既不像卡塔尔多哈机场的安检员在你身上摸法摸法,也不像前天我进入美国纽约首次安检时,安检员拿了一根羽毛球拍那样的东西,从头到脚把我“扫射”一遍。黑人女子只是叫旅客在安检处两边的两堵“墙”的中间慢慢“走”一回。

她让我在这“走廊”里那么来回地走,一共走了三遍,仍然没有让我通过。

全团只剩下我一个人了,黑人女子就是不让我过去。我不知有多少次了,过五关斩六将,缘何今次通不过呢?

大概黑人女子嫌我阻挡了安检通道,板起面孔,用动作与眼神表示:“到一边去!”可我偏不让,像一堵墙似的挡在

她面前。

黑人女子瞪了我一眼,示意我脱下外套,把身上的各种卡、钱、手机、钥匙等金属物,一并放入安检处的网盘里,口袋已空无一物。

安检官是位黑人女子,年龄四十上下,黑亮黑亮的脸,略显肥胖的身材,个子又矮,往安检处那么一站,犹如一尊黑铁塔。我们两个俯首帖耳,谁敢不听她的指挥。

旧金山的安检有点特别:既不像卡塔尔多哈机场的安检员在你身上摸法摸法,也不像前天我进入美国纽约首次安检时,安检员拿了一根羽毛球拍那样的东西,从头到脚把我“扫射”一遍。黑人女子只是叫旅客在安检处两边的两堵“墙”的中间慢慢“走”一回。

她让我在这“走廊”里那么来回地走,一共走了三遍,仍然没有让我通过。

全团只剩下我一个人了,黑人女子就是不让我过去。我不知有多少次了,过五关斩六将,缘何今次通不过呢?

大概黑人女子嫌我阻挡了安检通道,板起面孔,用动作与眼神表示:“到一边去!”可我偏不让,像一堵墙似的挡在

她面前。

黑人女子瞪了我一眼,示意我脱下外套,把身上的各种卡、钱、手机、钥匙等金属物,一并放入安检处的网盘里,口袋已空无一物。

安检官是位黑人女子,年龄四十上下,黑亮黑亮的脸,略显肥胖的身材,个子又矮,往安检处那么一站,犹如一尊黑铁塔。我们两个俯首帖耳,谁敢不听她的指挥。

旧金山的安检有点特别:既不像卡塔尔多哈机场的安检员在你身上摸法摸法,也不像前天我进入美国纽约首次安检时,安检员拿了一根羽毛球拍那样的东西,从头到脚把我“扫射”一遍。黑人女子只是叫旅客在安检处两边的两堵“墙”的中间慢慢“走”一回。

她让我在这“走廊”里那么来回地走,一共走了三遍,仍然没有让我通过。

全团只剩下我一个人了,黑人女子就是不让我过去。我不知有多少次了,过五关斩六将,缘何今次通不过呢?

大概黑人女子嫌我阻挡了安检通道,板起面孔,用动作与眼神表示:“到一边去!”可我偏不让,像一堵墙似的挡在

她面前。

黑人女子瞪了我一眼,示意我脱下外套,把身上的各种卡、钱、手机、钥匙等金属物,一并放入安检处的网盘里,口袋已空无一物。

安检官是位黑人女子,年龄四十上下,黑亮黑亮的脸,略显肥胖的身材,个子又矮,往安检处那么一站,犹如一尊黑铁塔。我们两个俯首帖耳,谁敢不听她的指挥。

旧金山的安检有点特别:既不像卡塔尔多哈机场的安检员在你身上摸法摸法,也不像前天我进入美国纽约首次安检时,安检员拿了一根羽毛球拍那样的东西,从头到脚把我“扫射”一遍。黑人女子只是叫旅客在安检处两边的两堵“墙”的中间慢慢“走”一回。

她让我在这“走廊”里那么来回地走,一共走了三遍,仍然没有让我通过。

全团只剩下我一个人了,黑人女子就是不让我过去。我不知有多少次了,过五关斩六将,缘何今次通不过呢?

每年的12月31日,是换台历的日子。换上新的台历,会把旧台历再翻上一遍。岁月就这样轻易过去了。而记在旧台历上的片言只语,成了岁月留下的痕迹。

去年1月25日,我在台历上记下“不要做文人,要做文化人”几个字。这是在读国画大师傅抱石先生女儿写的回忆文章时,记下的傅先生留给女儿的题词。他告诉女儿,文人往往偏狭,文化人能做到有大视野,这里的关键是要多读书,不要受制于专业局限。此话记有一年了,再看到,我觉得会记忆永久。

2月13日,记有这几个字:“要想人前显贵,就得人后受罪。”想不起这是谁的话,可能是哪一位平民成就事业后的生活感悟。朴素而真实,凝聚了他奋斗的甘苦。这样的话,值得时时提醒,使人不懈怠,不自满。

到了6月3日,我记有梁启超给儿子梁思成的嘱咐:“书宜杂读,业宜精专。”这8个字,成了梁思成一生的座右铭。梁思成在建筑学上精而又专,成为我国具有世界声誉的建筑大师,这与父亲的教诲有密切关系。自然,这8个字,也可看成梁启超对自己所有孩子的教导,他的每个孩子都学有专工,成就斐然。记下这8个字,是记下了一位大师的成功感悟。

8月中秋前后,有两天记下这样的话。一天写着美学家李泽厚先生记忆母亲的话:“只问耕耘,不求收获。”其母是位教师,40岁去世。此话在他年少时留下的印记,影响了一生。另一天记下了自己的感悟:“有了乡愁,不再为遐想害羞;为乡愁回乡时,却只有黑的河流。”当时,正写着一篇回忆故乡的文章,飘过脑际的语丝,随手写下了。

在一些日子页面上,还记有一些待友、知友的话。如“左手做好事,别让右手知道”;“有友如地、有友如山、有友如花、有友如秤”。这样的告诫,让我时时得到警示,我把写有这些话的那几页台历,留了下来。

到年末时,还记有这样的话:“与天地合其德,与日月合其明,与四时合其序。”像这样有关人入世的行为与意义的话,留待来年再细细体悟。于是,我转写到了另一个本子上。这是旧年给新年留下的任务。

合上旧年台历,新的一年便强行地来到了自己面前。这台历上的点滴,也可看作是留住岁月的一种努力。想起这些话,也许就想起了某一天自己的神情。

看了父亲的手

高明昌

你握过父亲的手吗?我没有。我想握,没有由头,没有机会,也不好意思,但是我每一次都是认真看的。

每次回老家,第一眼见到父亲,总要给父亲递一支烟。我的妻子见状就说,什么都可以给的,为什么要给爸爸抽烟呢?

我当作不听见:父亲八十多岁了,这烟呀,抽了一生,到这个年纪还能改吗?这年纪改掉这一生的习惯,肯定要出大事的。这是什么大事?我知道,妻子知道,所以妻子是说归说,我是做归做,大家心里不期望大事发生。

父亲也从来没有拒绝过我给的香烟。

那天回家,父亲在灶后烧火,我走进客堂,直接到了灶边上,抽出香烟,给父亲。父亲看见了,立即将灶膛塞柴的双手停下,双手相拍后将右手伸出来,满脸绽笑,站起,准备接烟。这动作,在我看来过于隆重,因为我

是父亲的儿子,但父亲愿意这样做。

我抽出烟,倒过烟嘴的那头,三指夹烟,递上了父亲的手。

这回,我仔仔细细地看清了父亲的手。

父亲的手很大很大,手指很粗很粗。手指指节间,有的地方开裂,口子有大有小,小的印痕很红,大的有点血丝的样子,看上去有点吓人;两手的大拇指都用白色胶布一圈圈地包着,胶布几天不换了,已经变黑了。整个的手,有点干瘪的样子,手背上的肉有点灰,墨色的斑痕比较多。指缝很大,不均匀;指甲毫无光泽,指甲里还渗有洗不掉的乌黄颜色;手背的皮肉起了皱皮,一层又一层,确实是没有弹性了。

这是一双劳动的大手。

看着父亲的手,我内心翻腾,也不知如何说。

父亲的手父亲自己用着、护着。母亲也护着。开裂特别大时,母亲拿出金霉素软膏给涂上,那是软化开裂的疮口而用;有时也用百雀羚、蛤蚧油涂着,但很难奏效。这是必然的,因为父亲的手,只有晚上睡觉后才会得到几个小时的休息,用以保养的时

间实在太短太短了。

几十年在土地上风雨劳作,这手就是这个样子,永远了。

父亲挥了挥手,自言自语:人老了,手也老了,会做生活就对了。

在旧金山机场,查验了护照,我来到了她面前。

黑人女子瞪了我一眼,示意我脱下外套,把身上的各种卡、钱、手机、钥匙等金属物,一并放入安检处的网盘里,口袋已空无一物。